

十九世紀「香港華字日報」

創刊日期之探討*

訂正戈公振一八六四年創刊說

卓南生**

《本文節要》

本文目的在訂正「香港華字日報」的發行日期。作者卓南生博士發現過去廣為他人引用、戈公振先生所述的發行日期，事實上並不正確；該報當局也未能察覺這項錯誤。

「香港華字日報」的創刊時間應由原先的1864年改為1872年4月（作者相信是4月17日）。同時其前身是附印於「德臣報」(The China Mail)，每週六出版一次的「中外新聞七日報」。

「香港華字日報」是十九世紀香港最早發行的三大華文日報（另外兩家華文日報為「香港中外新報」和「循環日報」）之一，在早期華文報紙發展史上，佔有極重要的地位。然而，對於這份發行超過半個世紀的華文報紙的早期歷史，人們了解的並不多，主要原因是因為在一八九四年，該報館曾經失火，舊存報紙悉遭焚毀（見陳止瀾：「本報軼造以來」，「華字日報七十一周年紀念刊」，一九三四年。）一九二三年，該報為籌備六十周年紀念刊（該報是以什麼為依據慶祝六十周年，不得而知），曾懸賞徵求舊報，結果只有一名澳門讀者應徵，獻出同治癸酉年五月初十（一八七三年六月四日）出版的該報。這份報紙之影本後來收錄在「華字日報七十一周年紀念刊」，被認為是存留下來，最早的一份「華字日報」。

*日文版原載於日本「綜合新聞學研究」季刊 No.114, 1985年秋季號。

**本文作者卓南生為立教大學新聞學博士，現任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副教授。

正因為早期報紙的軼失與焚毀，報史學家們在談論「香港華字日報」早期的報史時，一般都以下列的記述為根據：

(一)中國報學史權威戈公振於一九二七年撰寫的名著「中國報學史」對「香港華字日報」簡單的敘述。

(二)一九三四年「香港華字日報」出版的「華字日報七十一周年紀念刊」，及刊錄於該紀念刊的一八七三年六月四日舊報之影本。

戈著「中國報學史」及「華字日報七十一周年紀念刊」的共同點是，承認「香港華字日報」是當時香港英文報「德臣報」(The China Mail，戈著稱之為Daily Press，係一項疏忽與錯誤)之中文版，倡辦者是當時學貫中西的知識份子陳藹亭(名言，字慎，亦稱為藹庭或藹廷)。至於創刊日期，兩者都同意是在同治三年(即公元一八六四年)或同治三、四年(即一八六四~六五年)。

針對「香港華字日報」創刊于一八六四年之說法，除了西方個別的報史研究者曾提出異議之外，一般的中國報史學家都置信無疑。一九六六年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發行，曾虛白教授主編的「中國新聞史」；一九八一年中國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方漢奇教授撰寫的「中國近代報刊史」；一九八四年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梁家祿、鍾紫、趙玉明及韓松合著的「中國新聞事業史——古代至一九四九年」；無一不沿襲戈公振的看法，「一八六四年『香港華字日報』創刊」，幾乎已經成為報史學界公認的「定論」。

至於提出異議者，可以白瑞華(Roswell S. Britton)為代表。他在一九三三年出版的“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中國報紙，一八〇〇—一九一二」)一書中，曾提到「香港華字日報」創刊於一八七二年，但只是一筆帶過，並未提出任何之依據和具體說明，因此，長期以來並未引起報史學界廣泛的關注。一九六五年，哈佛大學出版，Frank, H. H. King和Prescott Clark合編的「晚清西方報紙導要」(A Research Guide to China-Coast Newspapers, 1822—1911)，雖然再指出「香港華字日報」係創刊於一八七二年，但同樣的只是三言兩語的敘述，並未予以立證，因此仍然未受到報史學界的重視。

雖然如此，上述西方報史學家提出異議，卻給後來的報史研究者留下一個啓示和難題：在還沒有找到更加充實與足夠的根據，證明「香港華字日報」係創刊於一八六四年之前，戈氏的「定論」未必完全可靠。

為了徹底解決這個難題，筆者曾經走訪各國有關的圖書館，涉獵同時代出版的許多報紙、刊物、文獻和史料。經過認真的比較和小心求證之後，筆者有足夠理由相信，戈

氏提出的「香港華字日報」創刊於一八六四年之說法，係一項錯誤的記述。反之，西方學者白瑞華等輕描淡寫，長期以來未受承認的「一八七二年」，才是「香港華字日報」真正發行的日期。

這裡，謹將筆者所發現的史料與立證，簡述於下：

壹、報史學家沿襲舊說之原因

在本文的第一段，筆者曾經指出，「香港華字日報七十一周年紀念刊」刊錄的一八七三年六月四日出版的「香港華字日報」影本，是我們所能看到的最早的一份「香港華字日報」。

如果我們仔細看這份報紙的影本，不難發現到這份在一九三四年，被「華字日報七十一周年紀念刊」形容為「本報六十年前之舊報」，其實在其右角上寫明「第一百七十六號 No.176」（見圖一）。由於該報並非每日出版，而是「新聞一三五印發」（見同份報紙之右上角），因此可以簡單地推算出該報之創刊號應是在一年多前，即一八七二年四月間，而非戈公振或該報自稱的一八六四年。

但是，歷來的中國報史學者對此似乎未予以特別的關注，他們仍然沿襲一八六四年的說法，理由相信是：

①報史研究者的疏忽，未注意到該份舊報書明「第一百七十六號 No.176」之字眼。

②「香港華字日報」是由陳藹亭所倡辦，後來由其子斗垣擔任，其姪陳止瀾是第三任經理，第三任主持既然宣稱：本報發軔於前清同治三年，歲次甲子（即一八六四年，見前述：「本報軔造以來」），後來的人也就信以為真，不加追究。

③戈公振是中國報史學權威，在還未找到具體文獻證明時，誰都不願輕易推翻其看法。

除此之外，也許有個別的研究者曾注意到「第一百七十六號 No.176」的字眼，但不能肯定在這之前，「香港華字日報」是否曾以其他報名出版。換句話說，他們可能相信一八六四年出版的說法，是以「香港華字日報」不知名的前身報算起，由於未找到有力的根據，他們也就沿襲舊說。

貳、一八六四年創刊之說缺乏依據

正因為存在著各種疑慮，筆者在發現「第一百七十六號 No.176」之字眼之後，仍然抱著小心求證的態度，不敢全面否定一八六四年創刊的可能性。

不過，在比較與結合了下列幾項文獻記錄之後，筆者深信一八六四年是一項錯誤的記述，理由是：

①在香港官方每年出版的藍皮書（“Hong Kong Blue Book”，Printed by Noronha and Sons, Government Printers）當中，有報紙（Newspaper）一欄，簡錄前一年度在香港出版的報紙及其銷路。從一八六三年至一八七二年的報告書中，都可以看到有關“The Chinses edition of The Daily Press”（即「孖刺報中文版」）之記述，但卻從未提起「德臣報」（The China Mail）有中文版這一回事。直到一八七三年出版的藍皮書，才有“The Hong Kong Chinese Mail”（即「香港華字日報」）之記述，並在其旁註明“thrice a week”（即每周出版三次）。這項記述如果没有錯誤，「香港華字日報」出版日期應當是一八七二年，每星期出版三次。

至於該報成為日刊，如根據同份年報，應該是在一八七三年，因為在第二年（一八七四年）之年報中，已將“The Hong Kong Chinses Mail”清楚註明為“Daily”（日報）。不過，這日期應該是在一八七三年六月四日以後，因為正如前面所述，在一八七三年六月四日，該報雖然每天發「行情紙」，但新聞紙只限於星期一、三、五發行，可見直到第176號，該報還未發展為完整的日刊。

②一八七二年四月三十日在上海創刊的「申報」，在其「本館自述」（見「申報」第六號，一八七二年五月八日）曾提及「粵東舊有新聞紙館之設」，並對其主筆黃平甫（按：即「香港中外新報」編輯黃勝）先生及王君紫銓（按：即「近事編錄」編者王韜）備加讚賞。同報刊第十七號（一八七二年五月二十日）的「本館自述」更進一步肯定香港「中外新報」及「近事編錄」之功績：

「香港有中外新聞（按：相信是指中外新報）、近事編錄。二館采摭繁富，筆墨靈奇，早已增東壁之輝，作南針之指矣！」

由此可見，「香港華字日報」之面世，應該是在「申報」創刊之前後，不可能是在更早的一八六四年。

③王韜在其巨著「普法戰紀」（同治十二年七月，即一八七二年八月，中華印務總局出版）的出版「凡例」當中，曾提及該書的部份資料係採自「華字日報」，並指出：

「辛未正月，陳君藹廷才有華字日報之役，於歐洲列國之事搜羅富有，幾於無美不備。……」

辛未正月，是公元一八七一年三月（其實也就是「香港華字日報」之前身「中外新

聞七日報」創刊之日期。有關這一點，筆者接下來將進一步說明。）「陳君藹廷方有華字日報之役」，王韜這段敘述，無疑清楚否定了一八六四年創刊之說。

叁、一八七二年創刊之根據與立證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不管是當時香港官方的報告書（Hong Kong Blue Book），或者是同時代的報紙（如一八七二年上海出版的「申報」）及報人（如王韜），都肯定「香港華字日報」係創刊於一八七一或一八七二年。這些都可以作為間接證據，推翻一八六四年創刊之說法。

至於直接資料，除了筆者前提及，一八七三年六月四日該報證明為「第一百七十六號 No.176」，係有力的根據之外，還可以從下面的事實得到進一步的佐證：

①「華字日報」係香港英文報「德臣報」（The China Mail）所辦，從一八七二年四月至五月間，在該報的出版消息欄（New Publication）當中，曾一再刊登「一家中文報創刊」（A Chinese Newspaper）的消息。

這則出版消息一開頭便表明，「辦一家中文報，是『德臣報』多年來的心願」，它希望能獲得外國人士（主要是香港的外國公司）的支持。這實際上是意味著，在這之前「德臣報」並未正式辦過中文報。

同則出版消息還指出，這家中文報間日出版，總編輯是經驗豐富、早有定評的Mr. Chun Ayin（即陳（亞）言，陳藹廷）。

一八七二年四月十九日，「德臣報」當局（China Mail office）更刊登了一則通告（Notice），明確指出該報所策劃的「華字日報」已於上星期三（即四月十七日）創刊（見圖二）。

如果以四月十七日為創刊號來計算，在沒有脫期的情況下，這家中文報的第一百七十六期，應該是一八七三年五月三十日，與本文前面提到的「香港華字日報」第一百七十六期的一八七三年六月四日之日期十分接近，只相差兩期；如果把脫期的可能因素考慮在內，「香港華字日報」創刊于一八七二年四月十七日的看法，應該是可以成立的。

②翻閱一八七一年三月到七二年四月的「德臣報」（The China Mail），可以發現到每周六有一版題為「中外新聞七日報」的中文版，它其實就是「香港華字日報」的前身。

「中外新聞七日報」創刊於一八七一年三月，主持者就是本文一再提起的「西學巨擘」（王韜語）陳藹廷。辛未二月初五（一八七一年三月廿五日），該報即刊登了一則

「告白」，清楚指出：

「藹廷陳言先生前在巡理府充當書吏之職，今本館延請司理翻譯事務，並英文日報副主筆……」。可見陳藹廷在一八七一年（而非一八六四年）才就職於「德臣報」（見圖三）。

一八七二年四月六日，也就是「中外新聞七日報」的停刊號，「德臣報」當局還特地在「中外新聞七日報」的右上角，登了一則啓事，明確指出該中文報將易名為「香港華字日報」，啓事指出：

「啓者，本館之七日錄自派此期而後，擬改爲香港華字日報，定開四版，除禮拜外，間日遣人送派，兼增列貨價行情、船舶消息，惟事關創始，未易驟成，故仍俟至三月初旬乃發……」（見圖四）。

緊接著，該啓事還進一步請求商家今後在刊登「漢文字體告白」（即中文廣告）之前，應先言明要刊登于西報（即「德臣報」）或「華字日報」，或是兩者兼登，以免排錯。

不僅如此，在「中外新聞七日報」的最後數期，「德臣新聞紙館」當局還一再刊登長達八百字的「本館告白」，詳述該報設立「唐字新聞紙」之目的、方針、內容、讀者對象及發行網等，並敦請各界予以積極的支持。

一八七二年四月廿七日，“The China Mail”在其中文廣告欄當中，進一步表明：「本館香港華字日報現已告成……」（見圖五）。

上述的資料，有力地說明：

(一)「香港華字日報」是由“The China Mail”（即「德臣報」）所辦，主筆是陳藹亭。

(二)「香港華字日報」最初每周出版三次，它的前身是附印於“The China Mail”，每周六出版一次的「中外新聞七日報」。

(三)「華字日報」創刊於一八七二年四月（相信是四月十七日）。即使是把它的創刊日期，勉強從其前身「中外新聞七日報」開始發行時算起，也只能提早一年又一個月，即一八七一年三月。

由此可見，戈公振「中國報學史」所寫的「香港華字日報」創刊於一八六四年的說法是錯誤的。至於「香港華字日報」當局在一九二三年及一九三四年先後慶祝該報的「六十周年紀念」及「七十一周年紀念」，無疑是擺了大烏龍。因為，該報的實際創刊日期，比該報後人所想像的竟遲達七、八年。

新開張 五印裝 行標本每日派送

香港華字日報

并附船船消息貨價行情

每月價銀一申貴 週年價銀四大員

光緒二十三年六月初十日 癸亥年五月二十日

香港自下

銀銀銀

大英一千九百零七年六月四日

第百七十六號 No.176

行情表 (Table with multiple columns of prices and exchange rates)

圖一：一八七三年六月四日，第一百七十六號，No.176

中外新聞七日報

辛未年二月初五日

NOTICE

THE Projectors of the Chinese Mail have to announce that the first number of the paper appeared on Wednesday last, and that it has at present a free circulation of 800 copies in Hongkong, Canton and Macao, besides a large subscription list. Agents are being appointed in all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 and Japan, Singapore, Haigon, Peking, Australia, and California; and permanent subscriptions for the paper are coming in rapidly from all quarters in a manner which justifies a hope that the undertaking will have the entire support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that the publication will attain in course of time the largest circulation ever obtained by a paper of a similar description. Advertisers in the Chinese Mail will thereby see the great advantage of having announcements inserted therein.

China Mail Office,
Hongkong, 10th April, 1872.

圖二

白告

諸廷際曾先生前在巡理府充當督吏之職今本館延請司理翻譯專務并英文日報副主筆諸君如有告白無論唐番字欲刊刻於本館日報者懇祈賜顧

正月十三日本印字館末士聖地謹啟

圖三：一八七一年三月二十六日的「中外新聞七日報」

報日七閩新外中

日九廿月二年申壬

啟者本館之七日錄自派此期而後擬改爲香港華字
 日報定開四板除禮拜外每日送人送派兼增列貨價
 行情船船消息惟事關創始未易驟成故仍俟至三月
 初旬乃發向蒙 諸君惠顧唐字告白印入七日錄者
 有之附入本館西字日報者有之茲於香港華字日報
 既成後 大君子倘不我棄 惠以漢文字體告白者
 祈 示明欲獨刊入華字日報抑獨編諸西字日報或
 二紙兼刊以免錯誤併聲明統希 雅鑒
 同治十一年 二月二十九日 德臣館啟

THE CHINA MAIL.

[No. 2767.—April 27, 1872

Chinese Advertisements.

本館告白

本館香港華字日報現已告成諸君倘有傑特鴻篇畢賦俾論詞郵
 寄附入報中藉以增光而生色本館即當奉命刊出以此報之設
 原欲求聞達於富事實學識於同人苟有不吝珠玉者本館復之何
 曾十朋有不昭示遐邇趨用公同好者哉如原文阿旨則有與本館
 論本符者其中或一節之見長或一言之足據亦必錄之以供海內
 垂覽其有創書舉不居成功痛時俗思存厚道則所發原文富易別
 號亦須另備一函書明其姓氏以授本館用昭誠信否則辭之不錄
 幸毋見怪惟願同志共襄盛名勿慮庶幾本館仰慈之私亦見君
 子愛人之切用呈俾諸見晒 大方 謹啟

圖四：一八七二年四月六日的「中外新聞七日報」

圖五